

以 Nandy 殖民主義的心理學來重構 矯正學校的霸凌文化

吳台齡
台齡身心診所

摘要

透過 Nandy 觀看印度殖民文化下的心理傳記，解構了受壓迫邊緣少年的故事，交錯於其中呈現出不同樣貌的霸凌文化，經由敘說歷程，重構了受壓迫者的主體性展現。霸凌文化複製了殖民主義的霸權統治模式，造成感化教育體制中的受害主體再次陷落於格格不入與流離失所。

期待少年能夠藉由自我認同強度的增加，得以面對此一霸凌局勢，社會透過理解，有智慧化解霸凌困境。人生旅途中，若能有幸遇到好的重要他者，莫忘行公義、好憐憫，然後創造生命中更多美好的事情，避免落入仇恨犯罪的循環。

關鍵字

心理傳記、受壓迫的邊緣少年、霸凌文化、殖民主義的心理學

壹、前言

本文¹ 透過閱讀丘延亮所翻譯阿席斯南地（Ashis Nandy）的「貼身的損友——有關多重自身的一些故事」一書（南地，2012），Nandy 以殖民主義的心理學來詮釋歐威爾、吉卜齡兩人的心理傳記，開啟作者得以從政治心理學及文化研究的角度，解構與再建構邊緣少年身上所承受的壓迫，突破了理解上的限

1 本篇初稿曾於丘延亮邀請 Nandy 來台時宣讀。2014 年 7 月 18 日作者在世新大學舉辦的亞洲現代思想計畫年度講座的系列學術研討會參與報告，由交大陳光興對 Nandy 進行同步翻譯。

制。² 本篇文章想藉由少年生命故事的再敘說（renarrative）來進行現場還原，但文本恐會把田野實像，受到有限的文字描述給固定下來，反而減少讀者對於空間的想像。

感謝學校提供一個讓作者得以自在聽故事的空間，³ 少年願意分享他們受困的故事，本文乃將多年的實務經驗，透過書寫，穿插不同的情境組合，每個少年的故事就像是一片片樹葉，敘說真實（narrative truth）的呈現，透過編串，讓故事的脈絡性成為一根小樹枝。文章中多處恐是作者的投射與詮釋，實無須去辨識到底誰才是擁有這些故事的主人。試圖整理一個承受壓迫少年為主軸的共敘說（co-narrative），這是一個虛構的故事（a fiction），年代久遠，資料陳舊，獄政也不斷推陳改革方案，至於所謂的歷史真實（historical truth）早已無從查考，本文建構在眾多真實的故事堆裡（based on an absurd but true stories）。雖是個人的故事脈絡，也勾勒社會次文化之下共同處境。

樹葉就像是每一個小人物的生命故事片段，當很多片的樹葉加上枝幹，整個湊在一起之後，就成為一棵樹，也就是一段歷史。

來自礁溪的龐克樂團 無先生

貳、文獻探討

根據徐永芳（2013）的研究指出：某矯正學校訓導處統計資料，六年內共有 1610 件違規事件，依少年輔育院學生違規情節及懲罰參考標準表共分七類，其中：霸凌互毆類共 983 件，佔 61%，包括：打人、以筆刺傷人、欺負

2 作者在 2016 年 9 月從西太平洋上的台灣，寄居於西大西洋旁的 PEI 小島，兩年之間開始不斷的移動於兩個島嶼之間，分別位於亞洲大陸及美洲大陸的邊緣，雖同是島民（islander）的 mentality，視野因空間變遷與延伸閱讀，對於受壓迫少年有更深刻的覺解，超越置身於實踐場域當下的理解。

3 本文並非為了書寫論文，才進行的田野調查研究，原是作者與中央健保局簽約，並報備衛福部醫事人員支援核准，執行校內醫護室精神醫療門診業務，給於必要的藥物治療與心理治療。作者並且於民國 94 至 95 年度擔任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計畫主持人，在矯正學校內執行「社區高關懷青少年保健門診」。

同學、勒人脖子、細故與人爭吵、羞辱他人、與人爭吵、拉偏架、⁴強取百貨共九項。作者認為霸凌現象不可能透過管教制度而驟然不見，但過程中卻有可能創造出讓受害主體被善待的機會。

蔡杰伶（2010）的研究動機裡面指出，這群學校的孩子多數來自於失功能家庭，很多想法是：「沒人這樣教過我」。孩子說：「身為班長，當然希望同學表現都達到要求，但有些同學真的很懶惰又屢勸不聽，所以才會出手管教這些同學」。在學校所有同仁的用心陪伴之下，如蔡老師所說的：「這群學生從冷漠防衛，到主動對人噓寒問暖；從動不動拳腳相向，到學會先試著溝通講理；從深信拳頭硬就是萬能，到終於明白暴力只能威嚇不能真正解決問題」。作者在矯正學校看到蔡老師設計多樣化的「探索教育團體」來增加這群孩子的自我概念強度，陪伴他們成長。目前學校各單位也延伸加入外部資源與文化創意活動，讓學生更有機會找到自信。

戴伸峰（2010）對法務部矯正署兩所矯正學校老師的問卷研究指出，當老師認為學生有人格問題的時候，會表現出比較嚴格管制的嚴懲態度，甚至是支持以預防性的嚴格管制方法。作者認為或許巴結一點的少年可能會有效，並不是每位少年都吃這一套，仍有不願意吃聲的少年，⁵若將嚴懲態度視為準則去面對「有人格不穩定議題」的青少年，那肯定又是管教誤判，反可能會惡化了監所囚情穩定的風險。不願意被摸頭收編的少年，採取嚴懲可能壓住暫時的場面，但檯面下恐會醞釀不同的反叛力道。

魏寬成（2009）教誨師在聯合報投書指出，大法官釋字第 664 號解釋，針對「逃家、逃學虞犯少年被施以感化教育者」違憲。魏認為：虞犯少年被施以感化教育者，係少年事件處理程序已彈盡援絕，例如假日生活輔導、安置輔導、甚至親職教育輔導都用盡。因此少年接受機構處遇或許失去自由，但對避免少年非行繼續惡化而言，讓他們脫離促發非行的環境，整體評估後，或許是少年最佳的利益。法官的釋憲恐怕會造成邊緣少年因為沒有辦法判決感化教

4 「拉偏架」是指同學們打架時，透過勸架故意抵擋或拉住一方手腳讓另一方打，表面上像是勸架，實際上是讓一方去修理另一方，藉機挾怨報復。

5 「吃聲」表示面對他者大小聲，只能乖乖的吞下來。

育，反而會因為更嚴重犯罪行為而進入少年刑事事件。而大法官的釋憲，反讓少年減少了可以中斷犯罪的可能性，等於是把邊緣少年再推火坑。

作者聽到「賣魚」的虞犯少年進到矯正學校之後，⁶他們感受到的是「再次被遺棄」，跟其他同學相較之下，他們覺得是極度的不公平。雖公權力原是好意，想執行保護性政策，卻可能開啟另一通道，讓他們提早經歷少年犯罪者之間的霸凌文化。社會應思考如何創造更多元化的空間，將各種資源連結來包容翹家、翹學少年，避免過早進到法院的感化教育系統，而不是擔心如魏教誨師所說的，「少了」可以中斷犯罪的可能性，藉隔離的體制來管控「微罪再犯」的預防性風險。

Dan Olweus 是霸凌研究的先驅，來自於瑞典，之後在挪威擔任心理學教職，1973 年他開始在挪威及瑞典研究少年的霸凌行為，1978 年在美國出版學校內攻擊行為的專書，然後就開始一系列跨國合作的研究。Olweus (1997) 開始建構出一套 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 (OBPP)，提供學校得以依照此作業手冊的步驟來處理霸凌事件的評估與介入，並進行效益分析。但美國的社會學者 Ezra Temko (2019) 認為學校的霸凌現象多數具有獨特性的現象學，OBPP 過度化約社會結構與人格特質的差異性，只關注霸凌事件的表徵，忽略了目前正在發展中的反霸凌規則。作者認為若是不假思索，在矯正學校內全盤實作 OBPP，不無可能反會落入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之窘境。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The fifth edition of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5*) 針對青少年的行為規範障礙症 (conduct disorder) 增加了一個「利社會性情緒不足 (limited prosocial emotion)」的特別指標 (LPE specifier)，包含：缺乏罪惡感、冷酷缺乏同理心、不在乎表現及情感表淺或缺乏等四項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470)。「冷酷無情特質 (callous and unemotional trait)」簡稱為「CU 特質」，其中最顯著的核心議題就是霸凌行為。同時，DSM-5 在反社會人格 (ASPD) 中增加一個「心理病態表徵 (with psychopathic features)」的

6 「虞犯」跟魚販同音，學校裡面的非「常民」術語；都是以台語發音，加上尾音，有鄙視之意。賣魚的就是虞犯。

特別指標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765)。並且將心理病態 (psychopathy) 歸於另類人格診斷 (alternative DSM-5 model for personality disorders) 中的反社會人格特殊類型，評估項目為外顯性的衝動及冷酷無情的攻擊。

據此推論，霸凌行為所造成的影響是日後「心理病態者特質光譜 (psychopathic traits spectrum disorders)」表徵的重要指標。作者認為具有先天性的「CU 特質」與後天環境因素缺少了「利社會性 (prosociality)」的少年就是衛福部社家署推動的 (2018) 強化社會安全網極需要守護住的對象。不只從脆弱家庭 (fragile family) 來介入，更應破解社會疏離感 (social alienation) 及自我孤立異化疏離 (self-alienation)，避免生存空間邊緣性 (marginality) 的惡化，努力創造更多「親自然性」的友善空間，不至於落入陳俊霖醫師在冒險治療沙龍會議中提到的「大自然缺失症」，⁷ 我們更應關注反而是「脆弱自體 (fragile self)」。如張凱理 (2018) 提到在憂鬱世代所面對的是：自體的腐蝕 (the erosion of the self) 及涵養自體的人性 (whip the embodied self)，尋找朝向「人的復位，回到歷史，回到自然」的路徑，但想要回到自然，總要開點路。

參、Nandy 殖民主義的心理學

Nandy 在書上描寫了歐威爾與吉卜齡，這兩位在印度殖民文化下，承受了不同樣貌的壓迫。他認為歐威爾跟吉卜齡一樣，都是屬於敏感、忍讓的男孩，在學校的人際關係不好，常常是同學欺凌的對象。但吉卜齡有著生病的靈魂，對於殖民主義有著共生的病態自現與自我限縮 (ego constriction)，自恨地否定他自己認同的印度自身，反而認同了迫害、放逐和暴力。作者簡要的重新摘要 (reframing) 他們的心理傳記片段，可視為是一種對少年受壓迫的回應性理解 (reflect on delinquents)。

一、歐威爾 (George Orwell)

7 請參見「2020 年亞洲體驗教育學會冒險治療沙龍會議」，<https://www.asiaaee.org/index.php/aaee-college/adventure-therapy/125-2020>。

歐威爾（1903–1945）出身一個頹敗的半貴族家庭，在印度出生，父親是蘇格蘭裔的英國人，年紀很小時就被送到英格蘭接受中產階級的教養。根據歐威爾晚年回憶自己的童年，在寄宿學校因尿床，自認是一種罪行，活在被施凌、屈辱和體罰的壓迫。但歐威爾的自傳作者 Crick 認為這是他的煙幕記憶（screen memory），童年一點也不受壓迫，透過「重寫」童年記憶來符合他日後對於壓迫的理解。

二、吉卜齡（Rudyard Kipling）

吉卜齡（1865–1936）是在印度孟買長大的中產階級貴族小孩，被雙親送到英格蘭寄宿學校，開始經歷了愁慘、束縛、欺凌、懲處、虐待，進入孤寂、可怨恨的世界。心理承受雙親的遺棄，父母親錯以為將小孩送到英格蘭，是疼愛小孩的表現。寄養家庭女主人及兒子，像似道貌岸然的法利賽人，想讓吉卜齡歸順在他們的文化之下，但心裡面深處卻忌恨這傲慢嬌養的小孩，勾起寄養家庭主人心中對於自身的潦倒與無助，反做出對吉卜齡極度凌虐行為。這是雙重的背叛（double betrayed），也注定吉卜齡後來得到嚴重神經性崩潰（severe nervous breakdown）、視盲、暫時性幻覺現象等轉化症狀。

肆、霸凌現場

本文鋪陳六個案例的生存姿態，他們入校前各自有著不同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面臨體制中的受壓迫者，在權力結構的變化之下，轉過身之後，自我認同的轉換，主體性的重現，分別演出不同的戲碼：懵懂未知的新生、弱勢者、格格不入者、性霸凌者、正義化身的仲裁者。作者以故事文本的再書寫，意圖促成觀看者在閱讀文本的當下，在殖民主義的心理學引導的視框，發展出屬於你自己的詮釋觀點。

一、狹縫求生存的臭新收⁸

小華來自於偏鄉。當他就讀國小時，父親酒後對他出現家暴行為，當時社會局接獲通報，安置寄養家庭。他被送進矯正學校之前，曾因出現情緒不穩，割腕、跳樓自殺等症狀，轉介至身心科門診。小華剛下班級時非常擔心有同學會故意針對作弄或被刁難。後來班上有一位「中隻的」，強迫小華去做違

8 以台語發音。形容剛入校的新生，會讓大家嫌棄。

規的事情，當他還搞不清楚狀況之下，就被老師抓到，只好一肩扛下所有的事情，⁹ 因此被送上違規房。

小華很擔心「下違規房」收封以後，¹⁰ 在舍房的同學會故意用反諷字眼來刺激他，萬一衝動之下想不開，自殺之後恐會惹出很多麻煩；心慌意亂，完全亂了腳步，不知道應該要怎麼辦才好？小華認為進來學校就是要學紀律，跟當兵沒兩樣，只是體能訓練比較少一點，房腳認命做舍房的事情，像擦地板，洗廁所，連床底也要擦，整理書櫃，清洗東西。事情若沒有做好，就會被大隻的飆，不乖乖配合做事，就像找死一樣。他只需要安靜過日子，順從房長的工作分配，把這些當成學習做家事，自我安慰這就如同在外面工廠，不也都是要聽上司的話嗎？

大隻的會叫新收的去打人。不能不去打，因為不打除了會被針對之外，同時大隻的也會叫其他的打手去打他，最後落入「不打就會被打」。打了之後，若被抓到，只能認了，切記不能供出背後是「哪一位大隻的」所指使。他說這跟在外面「放藥」的道理是一樣，¹¹ 絕對不能供出藥頭，不然會死得很難看。

常見出手打人之後的結局就是被送違規房，當家人收到違規通知單，會客的時候又是先海罵一頓，指責被送進矯正學校之後，不僅沒學好，老是在打架鬧事，費盡口舌規勸，但也都聽不進去，反讓家人更傷心，索性日後就不來會客，此時少年的委屈，更陷入孤立難受。

二、天生白目者

小張印象中沒有見過自己的生父，國中時被安置某機構。進到學校之後，號稱在外面犯下很多案子，包括：「開車被警察追的公共危險罪、抽 K 菸的毒品罪、砍人的傷害罪、跟過公司的某大哥」。但根據作者所了解的事實：擅自離開安置機構，被撤銷安置改判感化教育。

小張到了學校後，因為「樣子長的很欠揍」，同學們覺得他故意擺臭臉、

9 「扛豬糞」，雖違規事件不是他做的，在接受調查，卻一肩扛起責任，屬於虛偽自白（false confession）的一種。

10 違規房在四樓，從違規房回到班上，稱「下違規房」。

11 運送毒品的小弟。

裝屎臉，自以為是老大，好像是別人把他弄得很不高興。面對這些指控，他自嘲難到平時都得要「裝笑臉」才可以？他常沒有任何原因就被罵白目，根本不知道到底做錯什麼事情，同學會故意講他的是非。他覺得在舍房裡像是狗一樣，常會被叫來叫去的，心裡很幹，舍房裡的事情都是他在做，為何別的同學卻不需要做事情。小張覺得在舍房裡面做這些清潔勞務的工作，花了他很多的時間，他不僅做得很煩躁，而且覺得自己怎麼會這麼沒有趴數，四處被同學們刁難，被全班針對，覺得大家都看不起他。甚至他認為同學們會玩心機，擔心喝的水裡面被加料，或飯菜被動手腳，出現了極度不安，覺得同學會故意整他。

他認為有些同學跟他一樣也很白目，嘴巴很賤，耍嘴炮，甚至在他講話的時候會故意亂叫，假裝聽不到他正在講話的內容，或故意「耍白目」的表情給他看。不僅如此，他還被認為是耙仔，四處亂「生話」，¹² 自覺情緒已經快滿溢出來了。連晚上做惡夢都是跟人打架的畫面，常會被嚇醒，內心很火，有時候出現「很想把他們殺掉」的念頭。有時候他會噏回去，如果讓他感受到太過分，他也會打回去。他說：「他們玩我、打我巴掌，我就用玩的方式打回去」。所謂用「玩的方式」是指在嬉鬧時，弄得好像只是遊戲一場，卻是意圖想出手打他們作為一種報復。當然得要小心使用的氛圍，如果玩過火，有人翻臉，那又是一場說不完的是非，就會變成小隻的想要討回公道的戲碼。

小張班上有一位跟他一樣是屬於比較弱勢的同學，常常無緣無故就被同學罵：「你哭爸哦」！那些人自以為比較屌，講話老愛噏人。小張看不下去警告他們：「講話不要這麼白目」。他們根本沒有把小張放在眼裡，這一出口的回噏，小張原先想要挺弱勢的同學，卻讓他們更加不爽，反倒是他被噏：「你吃聲啊！自以為大隻」，繼續把他當成小隻的叫來叫去。小張覺得有些同學跟他一樣都是小隻的，只是比較會巴結，才會讓人感覺好像是比較精明，他覺得這一切都很不公平。「為何我不能弄他們，只要我弄，他們就會噏我？」他自知被同學看扁，心裡不爽又無奈，但也不能怎麼樣，只能繼續忍耐下去。

小張忍了快半年，幾乎已到了快控制不了的地步，同學們會故意「站

12 生話：說一些「無中生有」的話。

洞」，¹³ 讓他覺得被設計、被誤會。於是他開始出現插王爺的自傷行為，¹⁴ 心情會突然之間就變不高興，偶而也會找人亂發飆，亂責怪，常亂想，覺得別人都在講他的壞話，心情極度不爽，失控之下會去敲打鐵窗，有時手的背部都打到烏青。於是小張開始心裡不爽就打小隻的，別人想要把他攔下來，他就會趁機練習「自由搏擊」，後來有位同學的頭被他「打破掉」，他的代價是被「重判」一次感化教育。

他成為二期生之後，有機會被房裡面大隻的交代要管好這些小隻的，他也想要藉此機會得以翻身，很認真把事情做好，擔心被大隻的責罵，沒有管好小隻的。由於這些小隻的很沒有禮貌，態度很差，他覺得他們實在很白目，於是小張控制不了情緒，出手打他們，後來喬房的就沒有再交代他要管小隻的。

前陣子他跟房裡的三位新收的吵架，小張覺得他們講話態度很不好，所以好意提醒：「你們如果這種態度，小心會被大隻的修理」。結果他們三位新收的去找大隻的耙小張，然後無中生有的「生話」，指認小張氣焰很高漲的說：「信不信，我去碰掉大隻的」。大隻的出面挺他們三位新收的，小張最後的下場是：百貨被清掉了。

三、格格不入的受壓迫者

小劉從小父母親就離婚，監護權歸父親，由奶奶隔代教養，順利考上高中，但他因細故與父親大吵，一氣之下離家出走，抱著玉石俱焚的心情，一個人從台南到人生地不熟的台北。

原先他的生活十分單純，到了台北之後，卻選擇加入幫派。當他知道大哥們正猶豫著，不知道要不要信任這個菜鳥，私下討論是否要讓他一起參與任務，小劉為了讓大哥們放心，證明自己是有能力承擔，他悶不吭聲的一個人跑去搶超商，結果就被判感化教育，這段期間反而是母親比較常來會客。

小劉主動提出想掛醫護室的身心科門診，主訴是因在房裡跟同學玩「抓茫」的遊戲之後，¹⁵ 他覺得記憶變不好，突然之間忘記如何寫某些字，課文記

13 站洞：陷害他人入罪，挖洞給人家跳。

14 插王爺：以 0.38 的原子筆插同學的額頭。作者認為這跟跳入家將的邊緣少年次文化有點關連性。

15 抓茫：壓住頸動脈，造成類似「快窒息的性愛高潮」感覺，出現暫時性缺氧的解離狀態。

不起來，反應力變差，無法跟別人正常講話，好像「魂」飄走，常恍神，生活沒有重心，想法負面悲觀，變不愛講話，每天活得不快樂，覺得已經無法恢復像以前一樣。擔心同學藉著「站洞」來提升地位，無法信任別人，會有小人「生話」，覺得一直被玩，好像每天生活都是在玩心理戰，需要防同學耍心機，甚至覺得房裡好像有人會說他的壞話，好像有人會跟他暗示某些事情，他不認為是自己的疑心病太重。小劉變得容易跟原來相處很好的朋友吵架，好像越變越自私，需要自我保護，更加封閉自己，生活好像是個廢人，各項表現也都很爛，所以就乾脆放給它繼續爛下去，一切都沒有意義了。

跟小劉同一批進來的好朋友現在都已浮出來當大隻的，當初他們這一群新收的小隻的都覺得那些喬房的，實在喬得太黑了。大家當時還若有其事的說：「以後若是輪到我們來喬房，一定不會這樣對待新收的」，小劉沒有想到，這群好朋友竟然喬得比以前大隻的更黑。小劉有感而發：「這些大隻的，大家都是同一梯進學校，怎麼連我的百貨也要清走」。

小劉沉溺在自己的世界，課堂上常會放空恍神，他並不是討厭老師，而是不想被強迫上那些無法引發他興趣的課程。當他進到診間的時候，他會跟作者談音樂、電影、動漫、哲學，以及他正在閱讀的書，自覺好像在森林裡迷路，找不到出路，自己在跟空氣講話，沒有人可以聽懂。

小劉每到晚上睡覺前，就會開始亂想。他的腦中出現兩種聲音，一種是：「為何不跟他們好一點，完全配合他們」；但另外一種聲音是：「這些好朋友都已經是大隻的，不要跟他們太靠近融洽，免得自己也會變得比較有心機」。

小劉喜歡找那些「不是大隻的」相處，因為他們的想法單純，反而覺得比較自在。看到有些人被迫當打手，有些人卻是自願當打手，圖著想要日子比較好過。至於他自己看到小隻的被欺負，有時候會產生同情心，有時候卻只能袖手旁觀，不想去講些什麼話。老師認為他還有正義感，所以曾期待他私底下可以盡量幫忙那些小隻的。

有一次他在目睹校內重大暴力事件發生時，其實當下可以表達個人看法，選擇以開玩笑的語氣去勸大隻的，請他們不要玩得太過分，但自己卻悶不出聲，事後覺得很失志，為何在那個當下沒有勇氣講出來。他解釋可能是磁場的

問題，時好時壞，生活好像很不真實，他認為就連那些大隻的，外表上好像都過得很真實，其實他們內心也都很假，只是沒有被別人看出來。

他覺得學校裡面太多「雙面人」了，在老師面前裝成很優，被指認是值得全班學習的榜樣，但回到房裡其實是個非常虛偽的魔鬼。他認為學校的老師因為擁有打分數這個制度，才能控制學生，如果沒有「提名出校需要達到一定分數」的制度，學校裡面的學生可能沒有人願意學好。收封進房需要跟十四個人生活在一起，他選擇某種疏離，讓自己多一點空間，透過寫日記來找回自己。對於某些現象，他實在看不下去，所以他只能讓自己不要太過於清醒，不要讓自己的想法受到別人影響太深。

四、塑造陽剛之氣的性霸凌

阿雄在國小曾因過動兒的症狀，老師建議家長帶到精神科門診評估，但他日後並未持續接受治療。在校成績跟不上，不斷被邊緣化，於是越來越多的偏差行為發生，出現翹課、拒學、深夜不歸。國中的時候開始吸毒及跟著幫派（公司）大哥混，他在網咖遇到以前的同學，阿雄才發現他們兩個人在同一公司，但這位同學跟公司借錢且簽了本票，阿雄心想可以幫公司討回這筆債，於是叫對方在寒風下的冬天脫光衣服，強迫他在路邊打手槍。

阿雄在學校發生強制口交事件之後，說了一個防衛性的版本：宣稱他在少年觀護所的時候，就曾聽過小陳很巴結，會主動幫人打手槍、吹喇叭，以換取被保護的福利。後來阿雄因打架事件被送到違規房，剛好跟小陳關在一起，阿雄問小陳：「你是不是以前在少觀所幫人吹喇叭？」當阿雄起心動念的提問，恐怕應已隱約浮現了性慾望的焦慮。他告訴老師：「小陳晚上會跑來睡到我旁邊，摸我大腿，所以才讓小陳幫我吹喇叭、打手槍」，強調並沒有威脅小陳，他縮小化犯行，強調自己只是「被動參與」的角色，甚至反過來指認：「因我們吵架，所以小陳才把我咬出來，說我強迫叫他幫我口交」。

學校展開調查的時候，阿雄要求繼續留在違規房，擔心事情已經被傳開，會損害班上在學校裡面的榮譽，也害怕回班之後，同學排擠或嘲笑諷刺他。因為學校已經將此一重大事件依規定移送法辦，阿雄擔心會被重判感化教育，心亂如麻不知道怎樣面對同學，他認為同學只是表面關心他，私下根本看不起

他。因為阿雄已聽到耳語：「他們有人叫我最好不要回班，不然會飆死我」，他內心更加愧疚，想自我了結。於是阿雄在違規房試圖上吊自殺，同舍房的同學發現，馬上把他抱下，阿雄情緒並沒立刻下來，反更激動用腳鏢去撞到頭破血流。

事隔兩個月後，回班之後的阿雄仍堅稱：「對方自願」，並誇口：「在班上已爬起來了，同學比較不會說我」。才過沒幾天他就拿筆尖插同學的頭，阿雄認為對方講話很白目，嗆他口交那件事。事情發生五個多月之後，在門診會談，他改變了原來的說法：「我們兩人關在違規房，我半夜叫醒他，叫他幫我吹」，阿雄認為小陳：「他是小隻的，沒用啦，我當時只是好玩、消遣，反正這也是他自己想要的，我就給他吹」。並揚言：「我只要一句話，就可以讓他很難過」。阿雄突然語重心長地說：「我好像是雙面人」。

小陳在學校的生存姿態，同學會認為他是屬於容易受到排擠的弱勢者，主動以提供性服務作為交換，來換取得比較好關的日子。根據小陳說法：其實是阿雄在違規房飆他，逼他睡在旁邊，以威脅口氣要求他的手伸過去摸阿雄的陰莖，接著叫他把頭躲在棉被裡，先幫忙阿雄打手槍，然後用嘴含住陰莖，他含了約一分鐘，再幫忙打手槍直到射精。阿雄有表達也可以幫忙他口交，但被他斷然拒絕此一提議。事發之後，同學們看到小陳會比吹喇叭的手勢，他只能忍耐的吞下去。

五、性霸凌遊戲

小強從小隻的，慢慢浮出來當大隻的，學習跟人如何稱兄道弟，即時出面相挺，打架違規似乎一點都不在意；學習怎麼喬班，有好東西拿出來跟同學分享，盡心盡意對待大家。小強遇到大隻的要提拔他，看好他的潛力，格外努力求表現，不想要讓大隻的失望或瞧不起。

小強認為當大隻的喬事情，其實壓力很大，接到「條子」就需要出面處理。¹⁶但他太重情誼，因此付出很大代價，小強不斷透過「打人、飆人、嗆人、不服管教、搖房」等行為來表達相挺立場，趁機讓自己慢慢浮出來，也為

16 條子：透過傳紙條，串班傳訊息，屬違規行為。

小強帶來多張違規單，如今他認為三年來，衝動鬧事實在很傻。

關於集體性霸凌，他的說法：因為「有人」提議想給那些大隻的在出校之前享受驚喜，叫小隻的來幫忙這些大隻的口交。當下「有一位大隻的」出來嗆：「如果不敢玩，就不是兄弟」，小強第一個挺身出來玩。事情曝光後，移送法辦，他也是第一個出來扛責任。

小強因打架再次被送上違規房，以前班上那些大隻的竟封鎖了他的資源，不傳百貨到違規房給他使用。過去小強是如此重視這群兄弟，但卻變成如此下場，情何以堪。他認為最基本應該要享有的福利也被剝奪了，腦中不斷覺得自己是被刁到，無法理解自己為何變得如此狼狽，需要承受這樣的處境，實在讓他很「切心」，¹⁷ 難以置信竟會被遺忘，想打條子下去解釋弄清楚。小強委屈到一度想自殺，極度無力感及無奈，沒有動能，整個人像是垮掉似的，生活節奏亂掉，沒有興致，沒有胃口，晚上睡不著，甚至認為自己可能無法活著走出學校的大門。

幾個月後，小強敘說著他的反思。認為霸凌者的存在，必須要維持一種危險的恐怖平衡，失去舞台，也失去賴以生存的能量。他以前的信念是：「答應別人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¹⁸ 小強經歷這一切之後，不肯再讓人家牽著鼻子走，想要走自己的步調。深刻體會到爭取當大隻的遊戲，其實都是假的，早一點出校比較實際。雖然他宣稱已經離場，但頻頻回頭，仍坎陷於如鬼魅一樣的召喚。

六、正義之戰的獵場

小王認為學校裡盡是一群根本不懂得外面幫派眉角的囚仔，宣稱在外面跟過大哥。他自認為與同學屬於不同等級，必須要出面來建立舍房的房規。他認為好關才是最重要，拖滿期的在學校才是最大的，於是他積極投入喬房的志業。每當他聽到同學之間的傳話，感到不舒服，認為被影射，覺得沒有面子，就必須立刻做一些處理，不然會影響他喬房的地位，間接造成了校園內「插王爺」事件。他使喚一位外籍配偶的小孩，以原子筆尖去刺傷另一位原住民小孩

17 傷心難過。

18 「挺朋友死」，意味著在學校裡，協助處理朋友之間的事情，需要重義氣，不顧後果的出面相挺。

的頭部，這兩位少年當時都固定找我會談，後來小王又跑去刺傷那位外配的小孩，我才有機會知道完整的故事脈絡版本。他認為：「處理社會事的時候，正義非常重要，但也只是一種手段。其實並沒有正義可言，正義是假的」。他認為透過三種層次來進行喬房：「以暴制暴」、「利益交換」、「讓其他的人對自己產生信服，甚至變成那種無條件付出的信仰，將自己變成正義的化身，希望的象徵」。

作者透過分享電影賽德克巴萊的故事片段隱喻來協助他產生一種關於支配場域的新理解：當兩個部落之間彼此仇殺，為了爭論到底是在誰的獵場打獵？卻也引發了日本警官小島的兒子，告訴衝突中的原住民們：「你們不要再吵了，現在這裡的獵場，已經都是日本人的」。喬房就如同電影中的原住民為了確認自己的獵場邊界，重點不在於「出草獵人頭」或「搶奪獵場」的英雄式行為，而是部落之間需要尊重別的「獵人」及他們的「獵場」。

伍、以 Nandy 的理論來閱讀邊緣少年

一、受害主體

Nandy 引述吉卜齡的看法，把受害主體分成兩類：第一類的受害主體：善戰、以牙還牙、還以顏色，在矯正學校裡就是打手。第二類的受害主體：被動攻擊（passive-aggressive），利用自己的纖弱、不合作、退縮、不負責任、開小差等方式來抵抗，在矯正學校裡就是白目者及耙仔。至於透過「處理水餃浮出來」及「清百貨」兩種行動者的宣言（manifesto），進行不同身分的轉換，受害主體也跟著四處流竄。

1. 打手

喬房的會「養打手」來幫忙做事情。看到某些新收的，人品還不錯，想要把他們的型「雕好」。喬房同時也需要有選人的能力，找比較沒有心機的人，把他們挺起來，栽培日後可以成為大隻的。有些新收的會自發討好大隻的，細心體會他們的心意，不需要喬房的說出指令，打手就會很巴結的知道什麼情況之下需要出手打人，不在乎是否會被扣分，因為「拖滿期的最大」，同時有喬房的照顧，打手的日子很好過。

2. 白目者

對於現實狀況常搞不清楚，不知道輕重，偶爾講一些令人生氣的話，做出一些奇怪事情，讓人看了之後，覺得很肚爛，不爽，覺得怎麼不能「精鐘」一點，¹⁹ 老是講不聽，教不會，讓大家受不了。這些人同時也會被稱為俗仔、阿賜巴拉、房腳、腳小啊，²⁰ 不需要大隻的親手調教，自然會有人願意出面，被授權處理他們，這時候出手的人之身分地位也會跟著往上爬。

3. 耙仔

少年認為當耙仔的人想要討好老師，透過跟老師告密生話，骨子是為了自己利益出賣同學。大家的共識是一定要讓耙仔「很難過」生活，像是全民公敵一樣，成為全校公幹的對象，藉此抑制有人動不動就去亂耙。但有人反向操作，幹脆當全校最大隻的耙仔，反正如果有發生什麼事情都會跑去跟老師打小報告，「講明」自己是耙仔的身分，所以其他同學也不敢動他。

根據學生的認知，誤以為有些老師也會「養耙仔」。其實老師原意只是想保護弱勢的同學，當他們遇到委屈事件發生，可以有管道來跟老師說出實情。但說了之後，恐會招惹其他同學的修理，認為去耙霸凌者的惡行，因此老師得要特別照顧這些願意出面講實話的學生，慢慢演變成正向加強的暗示，他們常會跟老師打小報告。

4. 水餃浮出來

當水餃在滾水中煮熟，會自然浮出水面來，是該起鍋的時刻，此隱喻（metaphor）意有所指：是大隻的該出手收拾霸凌遊戲殘局的時刻。同時，這也是一種反諷的修辭（rhetoric），意指著你們這些小隻的，從新收的，慢慢的爬升上來，現在自以為已經是浮出水面，爭著想要當大隻的。事實上你們只是等著再次被收編，這反而是讓真正喬班的有再度展現重整權力結構的機會。

5. 清百貨

當喬房的因違規事件被送上去考核房，房裡面其他大隻的，藉此最佳的機會宣稱喬房的不公平，表明自己想要浮出來當喬房的，透過將他的置物箱裡面

¹⁹ 精鐘：學會看臉色做事情或說話。

²⁰ 以台語發音，且拉高尾音，意指他們在房裡面處於最底層者。

的百貨都拿走分給大家，藉以表明原來的喬房，在房裏已經變得沒有份量了。被翻掉的喬房，因人留在違規房內，沒有辦法反抗，如果舍房裡面其他大隻的，出現立場搖擺，沒有立刻出聲相挺，這位被翻掉的喬房就玩完了。除非他回來又想要翻回來，這時候除了看誰相挺的人多之外，大家趁機假借正義的高尚原則來包裝自己，號稱目標是喬一樣大，但內在的本質是搶得了分配權。

另外一種被清置物箱的情況是，小隻的長期被人看沒有，就算是沒有送違規房，喬房的有時候就會默許別人可以拿走他的百貨。他們從違規房下舍房的時候，看到自己的置物箱被清，心裡覺得很沒有面子，但又鼻子摸摸認了，連個屁也不敢放。

二、男人性 (manliness) 的迷思

1. 剎帝利自身 (Ksatriyahood)

這是一種強調暴力、剛壯、積極、追求勇武的印度性，同時也呈現了種種抗議殖民主義的方式，像是由半西化，中產階級，城市青年所領導的無限勇猛卻效力甚渺的恐怖主義。在印度教信仰 (hinduism) 中的剎帝利自身，強調一種追尋勇武的印度性，呈現抗議在殖民主義下的印度質地 (Indianness)，企圖建立一種暴力、剛壯、積極的特質。

2. Ravana 魔王轉身成為英雄

Nandy 引用 Michael Madhusudan Dutt (1824–1873) 孟加拉語的敘事詩 Meghnadvadh, Dutt 將 Ramayana 的故事重新改寫，故事中的 Ravana 從原來是一位魔王，變成了一位具有科學想法，博學的摩登英雄，同時身上有著超級雄邁 (hyper-masculine) 的特性。

學校裡的「喬房的」，就宛如成了 Ravana 魔王上身。學校裡曾有一次發生嚴重集體暴力事件，場面十分混亂，當下執行暴動排除任務的主管，回過頭去請「喬班的」叫同學們不要再跟警衛及替代役打架了，因為這樣是最有效解除失控暴力的現場。

3. 二度殖民 (second colonization)

在感化教育體制的殖民系統，大隻的具有殖民宰制文化中的男人性特質。

小隻的少年全力配合演出「被殖民者」的角色，藉由透過一種打手的新身分轉換而成為「殖民者」階級的戲碼，一瞬間變成了霸凌者，尋求欺凌、成就、控制、競爭、權勢的男人性特質。在面對殖民的霸權體制，自己也進行了對自身性（selfness）的再次殖民，變成了二度殖民的現象。

4. 次等人（ethnic minority）

擁有公權力的管理人員被指派進行教化（reformatory）的矯正（correction）的神聖使命。而被指認為次等人的邊緣少年，在面對收編馴服，多數會選擇吞下來。但有些承受壓迫少年的主體（agency）在面對壓迫（oppression）體制時，或選擇發動攻擊性行為（aggression），或極度害怕無助情境下的退化行為（regression），或人際關係張力過大之下，讓往往不穩定人格少年出現了更混亂的逾違行為（transgressing behavior）。

三、霸凌文化的共謀（co-conspirator）

Nandy 認為在印度的殖民文化中可分兩種人，一是天真的印度人，有著赤子之心（innocence），無知但向學，透過西方現代化來改造。另一是幼稚的（childishness）印度人，無可救藥的狂暴野蠻，只能透過壓迫來改造。

Nandy 認為受害自身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嵌入網綁（embedding）在一起，變成一種拆散不掉的雙造關係（dyadic relationship）。受壓迫者甚至消極的忍受這些不公不義的壓迫，同時也承接了因之而來的「派生利得」（secondary gains），並且將壓迫者視為救贖，效忠侵略者的種種價值，隱藏著一種亦敵亦友的關係。就如同被殖民者認同殖民者的文化，錯以為殖民者會帶來文明與進步，甚至是脫離苦難。

其實殖民者是透過壓迫與宰制（dominance），對被殖民者除了操作客觀的政經利益誘惑之外，同時讓他們的認知（cognition）產生心理上認同及形成一個新的社會規例（social norm）。霸凌文化的現象鑲嵌於各種社會結構的權力遊戲，這樣的質地是一種無可避免的殖民性壓迫。

承受壓迫的邊緣少年常需配合演出，透過不斷打架，轉身一變，好像什麼都不害怕，原以為對抗壓迫，受邀客串霸凌者的角色，卻坎陷於霸凌的共謀戲

碼。這不能只簡化為施暴者或受壓迫者的人格議題，「旁觀的他者」實際也都參與演出。

控球者藉重整霸凌次序的文明任務，建立一種「新殖民主義」的精神。若失去了舞台，殖民者就失去了生存的力量來源，而次系統是建立在權力位階（hierarchy）之下，存在著階級壓迫。但若破壞了平衡，勢必得要付出代價，同時面臨重整之後，另一新的階級壓迫生態系統產生。

Nandy 認為帶有威脅性的壓迫會轉化成一種潛在的恐懼，受害主體除了害怕被霸凌之外，同時也擔心日後會變成跟他們一樣去霸凌別人，身處於目睹霸凌現場，卻又無法發聲或行動，擔心變成軟弱無能或被扭曲的人格，被殖民者註定得要承受階級凝視下各種型態的暴力。

少年認同學校的喬房文化，迫於形勢不如人，大家也都只好吞忍下來。房規是讓收封之後房裏得以順利運作，只能默默期待不要「喬太黑」。承受壓迫的少年可能更換角色，當日後浮出來喬房，雖改變了劇情戲碼，卻重複著同樣的遊戲規則。

少年在面對壓迫的情境，將創傷經驗透過心理防衛機轉，讓受害主體的認知與感受能力受到扭曲（distortion of perception and cognitive ability），他們內在承受壓迫的自身（the oppressed identity），為了尋求另一種生存方式，反而去認同欺凌者（identify to the aggressor），在不同的時空變化之下，轉身一變卻也成為施暴者。

陸、代結

一、救贖與和解

撒母耳將一塊石頭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間，給石頭起名叫「以便以謝」，說：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從此，非利士人就被制伏，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內。

舊約，撒母耳記上，第七章，第 12-13 節

當以色列人受到非利士人（霸權）的攻擊，上帝透過先知撒母耳帶領大家獻祭求告神，神施以奇妙作為，讓非力士人敗在以色列人面前。於是撒母耳透過立一塊石頭上面寫著：「以便以謝」來紀念感謝上帝垂聽禱告。作者認為流離失所的邊緣少年需要有機會能夠遇見像是「撒母耳」這樣的人，帶領他們面對生命中的各種霸凌攻擊，透過學習信心的功課，相信一定會有新轉向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內心要立下一塊這樣的石頭，不斷提醒自己，每個人心中的老天爺一定會幫忙走出生命的難關。

新約聖經提到的使徒保羅在入監之前的第三次旅行佈道寫下的羅馬書，第八章 15 節，「如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當我們接受神的救恩，聖靈進入我們心裡，成為神蒙恩的兒女。在神裡面我們的身分就翻轉了，從「奴僕」變成「兒子」，這樣自我認同的身分轉換，讓人得自由，且擁有兒子的福份。

當保羅在監獄認識從信徒腓利門的家逃跑的奴隸阿尼西母，真心關懷他可能面臨的處境。當時奴隸沒有社會地位，逃跑被抓後，隨時可被處死。保羅在監獄中帶領阿尼西母接受基督教的信仰，²¹ 在親自打發他回主人家之前，特地寫這封信懇求腓利門能夠接納阿尼西母。腓利門書第 11、14、16 節：「如今與你我都有益處，叫你的善行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他不再是奴隸，乃是高於奴隸」。保羅勸勉腓利門，逃奴原本對於主人是沒有益處的，但奴隸的身分，也可以跟我們一樣，成為神所蒙恩的兒女，透過翻轉了身分認同，開創轉化為對彼此都有益處，這就是保羅的信仰實踐路徑。當逃奴身分被主人接納後，不再過著逃亡的生涯，甚至擁有高於原有奴隸身分。

首先我們需要透過互為主體性的敘說，重構真相，並且雙方都能修正（reform）對待他者的視框。多數的情況，雖會違反「加害者」的意願與主體性（agency）的主張，但仍需要遣返（repatriate）回到他的家鄉（homeland），凝視在重構之後的犯罪情境，真心面對自己過去所犯的過錯，賠償（reparation）這些應該要付出的代價、願意彼此拿出己物做為一種互惠（reciprocity）的交換、才能夠回轉到能夠與「受害的他者」進行和解修好

21 腓利門書第 10 節，保羅稱阿尼西母是他在捆鎖中所生的兒子。

(reconciliation)，創造出一種信任的友好關係，透過這「5 個 R」進行一種走向互為主體性的過度 (transition) 歷程。最後的結局才會變成對「受害者」是有益處的，也就是在 5Rs 之後創造一個潛在空間 (a potential space)，期待終究能夠產生另一個新的 R (restoration)，修復與抵擋主人與逃奴之間日後會有更多仇恨的可能性，實踐修復式正義。

二、尋找流離失所者之所在

嘆細漢不苦學，大漢才來祿出頭，父母和阮無計較，讓子討海眼淚流。有時候，遇到風湧透，一個心肝亂糟糟，不駛又祿到，欲駛風湧這麼透，母親啊喂，眼淚溺溺流。

滅火器樂團，海上的人

滅火器樂團的專輯透過一位宜蘭老船長的口白，讓團員理解：「原來我們都是海上的人」。邊緣少年應常有類似的心情，十六年來穿梭於矯正學校的作者，詮釋性的理解是：「原來我們都是流離失所的人」。

若以少年轉換成歌詞故事的主角：「小時候不愛讀書，長大後沒出息，父母親在他們成長過程恐都缺席。年紀輕輕的，卻也經歷許多風浪，心知肚明，遙遙無期，不知道何時能上岸停泊，找不到回家的路。當誤踩到法律的紅線，進了矯正學校，才開始思念雙親，感念過去他們的愛與包容，只嘆年少不經事，鬧事惹是非，紛爭不斷。如今心理亂糟糟，雖然眼前有這麼多的困難處境，但也不能不硬著頭皮往前走，只能半夜裡躲在棉被下獨自哭泣，呼喊著母親」。

邊緣少年常常找不到回家的路，是因為沒有家可以回。就像是船員心知肚明除了風浪大之外，遙遙無期不知道何時能上岸停泊，雖已淚流滿面，但這艘船不往前開也不行。作者認為少年成長過程中失去了父親的關愛，也意味著，當父親回頭想找回跟少年的親子關係，恐得面對已失去了這個兒子 (loss father, loss son) 的困境。相對的，失去母親疼惜的同時，少年成長過程缺少了安全性的呵護，日後恐發展出嚴重的依附關係議題 (attachment issue)。

邊緣少年的故事幾乎都存在著壓迫性的流離失所，早年生命經驗的被剝奪（deprivation），現實生活出現了缺損破洞（deficiency），緊跟著而來的是偏差行為（delinquency）。至於那些被命定（entrenched）為缺少資源（disadvantage）的邊緣少年，難逃離宿命，終究成為圍牆裡的魯蛇（loser）。面對壓迫性的生存空間（life space），只能以認同殖民主所操演的霸凌文化，才得以在此慣域（habitat）找到各種生存姿態。

實如張凱理（2002）所說的，這是一群：「情感上無依，現實上無據，惶惶終日，不知所止」的失所者。本文透過少年的故事來展現，當受害主體在無可迴避於外在現實的霸凌處境之中，是如何發展出自身的主體性與認同。如「受壓迫者」面對「假統治者」，生活變得提心吊膽，陷入「臣民」的自身爭鬥位置，壓迫恐來自於「內在部分客體（part object）」的投射與自我控訴。面對霸權崛起，小隻的人民除認命的吞下所有的不公不義之外，心裡還幻想著能以「血債血還」來面對此一宿命。

但若能夠回到「行公義、好憐憫（to do justice and to love mercy）」的起心動念，找回憐憫的原型（archetype），就無需藉著宣稱有無符合正義原則來重整此一霸凌世界。如新約聖經雅各書第二章所說的「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mercy triumphs over judgement）」，盼能以長存憐憫之心，勝過審判論斷是否仍有「公平正義（justice）」之存在。

參考文獻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 Washington, DC. :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 Olweus, Dan. 1997. "Bullying/Victim Problems in School: Facts and Interven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12, 4: 495-510.
- Temko, Ezra. 2019. "Missing Structure: A Critical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 *Children & Society* 33: 1-12.
- 阿席斯南地（Ashis Nandy），丘延亮譯。2012。《貼身的損友——有關多重自身的一些故事》。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徐永芳。2013。〈酬賞敏感性格理論與生氣情緒歷程在感化教育違犯行為的差異研究〉。中原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凱理。2002。〈雪阻南胡〉。《輔仁大學心理系三十週年系慶學術研討會》。台北輔仁大

學心理系。

_____。2018。〈自體的心理學與存在治療〉，發表於第 17 屆台灣自體心理學研討會。

蔡杰伶。2010。〈優勢觀點為基礎之探索教育團體對感化教育少年增強權能的成效〉。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戴伸峰。2010。〈少年矯正學校教師對非行原因之認知及非行對策嚴懲化態度研究〉。《犯罪學》13，1：1-25。

魏寬成。2009。〈大法官把邊緣少年再推火坑？〉。《聯合報》A15 版，2009/08/05。

Using Nandy Colonialist Psychology to Reframe the Culture of Bullying in Corrective Schools

Tai-Ling Wu

Tai Ling Psychiatric Clinic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deconstruction of the story of oppressed juvenile delinquents. It employs Nandy psychobiography. The article highlights the subjectivity of youngster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narrating stories of bullying is part of the process of reconstructing a life story. The culture of bullying in corrective schools replicates a colonial model. The victims eventually encounter dispossession. Hopefully, adolescence can reinforce the strength of ego and identity of the victims. This can help them escape entrenched disadvantages. Through carrying out acts of goodness and mercy and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significant others, youngsters may be able to escape from a vicious cycle of hate crimes and have a better future.

Keywords

psychobiography, oppressed delinquent, culture of bullying, colonialist psychology
